

〔台湾〕李凉 著 上

快活帮五壮士

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快活帮五

(台湾) 李 凉

上册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4.11 (33) 10-

12.11 (10) 10-55

12.20 (25) 20-

3.6 (57) 10-

4.16 (74) 10-

4.21 (89) 11-

内容提要

江湖险境，无风三尺浪

姑苏寒山寺侧，快活帮为世外桃源，山清水秀，景美人更美。十二金钗艳如天仙，人见人醉，帮主汪玉人更是白玉无暇，武艺超绝。便有一班宵小之徒，武林败类，挑起血风腥雨，不少志士仁人惨遭杀戮。汪玉人率十二金钗，五大壮士顶逆风，战狂澜。于是刀光剑影，兵戈不息。

小说描写引人入胜，惊恐中不乏情爱，恶斗中有绵恋……。作者出手不凡，阅后使人不忍释卷。

甘肅出版

目 录

一、勇接使命	1
二、乔装打扮	32
三、感恩而报	94
四、两帮激斗	161
五、如痴如醉	222
六、兄妹相逢	275
七、一击而中	336
八、四人联手	391
九、仗义护驾	443
十、出师不利	516
十一、恩怨了断	563
十二、吐气扬眉	613

一、勇接使命

西山看日出，东山看月落；日日看红日，夜夜赏明月。江湖有条龙，传言却是凤，原因究何在，刀出惊四海。这不算一首诗，也不是顺口溜，但真正明白其中之意的人，大概只有快活帮中几个人而已。

如果有人知道姑苏寒山寺，那么我就指给你看，哦！就在寒山寺东面三十二里处那座大宅院就是。

有一座小山坡，快活帮的大宅院便建立在山坡一端，如果人在山坡站定，便会发觉旭日好像自水面升上来似的美极了。

如果是夜晚，只要站在山坡的另一端看月落，月亮就好像被洗过一样的光柔而漂亮。

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景致更美好的吗？

天底下如果有更美的东西，那大概只有快活帮的十二金钗吧。

不，还有个比十二金钗更美的人，那就是快活帮的帮主汪玉人了。

前往快活帮，一共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西边的石子大路，可由太湖绕到快活帮；另一条路是通往大江的那条河边道路。

西面的道路，近山边处有两间瓦屋，那屋子里住的可不是普通的人，是江南的“无影杀手”方中天，他一人孤独的住在那里。

东边山端近大道处，也同样有一间小瓦屋，屋子里面也住了个厉害人物，就是当年的中原刀客——“八臂快刀”席人凤。

快活帮有这两大高手分别把守在前后两条大道上，她们的日子也就太平极了。

快活帮的那扇红漆大门拉开了，从门里面走出个少女，她拉着一匹纯白壮马。

那是一匹白得如雪的千里良驹，如果马行雪地，很难被人分辨出雪地上有匹马。

只见少女把马拴在大门外的马桩上，又匆匆的奔进大门里，不旋踵间，她双手托拿着净亮的皮鞍金蹬套放在马背上，手摆马缰怯生生的站在一边。

于是大门内走出一位披着白绒披风的俏女人，只见她抬头看看远方，立刻轻身坐在马背上。

她好像十分愉快的样子，对马前的少女道：“一切准备好，我很快回来。”

那少女立刻弯腰施礼，道：“是。”

直待骑马女人驰远，那少女才匆匆忙忙的奔回大门内。

骑马的女人很美，美得叫人以为她是天上下凡的仙女，披

风吹起，露出身上的粉红小袄，及绿缎的丝棉裤。天空中有
些灰黯，好像今年第一场大雪就要落下来似的，西北风带着
呼啸，当然，今天西边也别看日出了，东边也休想观赏月落
了。

这女人骑马经过东面的那间独立的小瓦屋的时候，她甩
了一下手上的小皮鞭子，好像放小鞭炮一样。

她没有对小屋内的席人凤呼叫，便轻快的策马往前行。

小屋内正在喝酒的席人凤出现了。

席人凤也不看白马，更不看白马上的人，因为他早已
知道那是谁了。

席人凤只把一顶斗笠往头顶一扣，立刻往大道上走去，看
起来是匆忙的，因为他连门也未关上。

席人凤并未追赶前面白马，不论前面的白马是快是慢，他
总是与白马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。

席人凤看上去脸上略显苍白，身材稍瘦，但双目却十分
有神，他只不过三十左右，但一张嘴巴总是闭得紧紧的，就
好像他有太多不如意事似的。

远处，白马已沿着黄浦江边的小道往东去了，从这条小
道看去，骑马的女人是往上海村的。

上海原本是个渔村，这两年才似乎开埠了，因为有许多
洋人乘大洋船来了。

从黄浦江边往北三里半，就在一条泥泞的街北边，一幢
两层楼房的大门口挂着一块大招牌，上面写的“永安客栈”，
大门是大木块拼凑的，客栈的左面是个大马场，三个马匠正
在修补几匹马蹄子，那铁锤敲得“叭叭”响。

骑白马的女人刚露面，有个伙计就迎上去了。骑白马的女人正是快活帮帮主汪玉人。

汪玉人抛过马缰绳便往大门内走进去，进了大门穿过大厨房，后面便是二十多间大客房，再往后便是个十分清静的大院。

汪玉人刚走进正面大厅，甩着长辫子的大掌柜便已匆忙的走进来了。

两个姑娘为汪玉人侍候茶水，还忙着铺床被，汪玉人却在椅子上坐下来了。

“老李，人呢？”

掌柜姓李，五十来岁，从他那精灵的眸芒看，这人必然是是个会办事的人物。

“帮主，人在咱们赌坊，先施赌坊……”

“去赌了？”

“过午去的，怕正赌在兴头上。”

冷然一笑，汪玉人道：“那就叫他赌个痛快吧！”

四果点心端上桌，莲子稀饭加冰糖，汪玉人喝了半碗，便对一旁侍候的李掌柜吩咐：“把你管帐的找来，他半年未向我报帐了。”

姓李的忙点头，道：“是，是，帮主稍待，属下立刻把王大立叫来。”

王大立就是永安客栈的管帐先生。

李掌柜很快便把王大立找来了，姓王的双手端着一个大算盘，两本帐簿在上面，匆匆的便走进来了。

“帮主，王大立给帮主请安。”

汪玉人手指一边的凳子，道：“你坐着，不用拨算盘了，给我报个总帐吧。”

王大立歪着屁股坐下来，他端正身子打开帐簿，道：“回帮主的话，半年来除了开销外，咱们净余白银三万陆仟七佰贰拾两，帮主如有空闲，属下列细帐立刻呈上。”

汪玉人挥挥手，道：“不用了，你下去吧！”

王大立刚刚走出门，从门外急匆匆地奔进一个汉子，这人的头上在冒汗珠子，大冷的天他出汗，想必是跑了一段长路赶着来的。

李掌柜迎上去，吆喝道：“瞎子不是？没见帮主在此，也不先报个名请个安……”

那人也看到汪玉人了。

汪玉人在喝她的莲子稀饭，脸上一片冷漠。

只见那人单膝朝汪玉人一跪，木然地道：“小子给帮主请安。”

汪玉人眨动一下美眸，道：“起来吧，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那人立刻手指外面，道：“帮主，咱们先施赌坊来了个年轻小伙子，牌九桌前站天门，他尽下大的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他也赢大的！”

那人忙点头，道：“帮主，你……都知道了？”

汪玉人道：“见你这副模样，还用猜吗？”

一边侍候的李掌柜叱道：“小丁，你小子又去赌呀？”

那人吃吃一笑，道：“我小丁只爱摸几把，赢不过三五两，输了也是输给自己人，便也不会放在心上。”

汪玉人站起来了。

她对小丁道：“带路！”

小丁的精神大了，伸手抹去额上的汗水，道：“帮主，你是坐拉车，还是骑马？”

汪玉人道：“走路”

李掌柜道：“我陪帮主去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不用，那人回来叫他等我。”

李掌柜恭敬的送到栈门外，特别嘱咐小丁小心侍候。

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小丁已指着前面大街，道：“帮主，快到了。”

汪玉人当然知道快到了，先施赌坊是快活帮的一个大堂口。

汪玉人跨上台阶，便听得二楼上传来一阵惊呼声，汪玉人走进门，不见有人来迎接她。

那小丁快步往二楼奔去，他奔到一个矮胖子身后。

那矮胖子回头瞧，也发现汪玉人来了。

胖子抹去额上的汗水，匆匆忙忙的走到楼梯口：“帮……”

汪玉人一瞪眼，矮胖不敢再说下去了。

汪玉人小声的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胖子回声也低，道：“似郎中又非郎中，可是……”

汪玉人立刻往中央的桌子走过去，小丁拨开人群，汪玉人已站在桌边了。

她发现，面对庄家的是个身材适中的年轻人，年轻人的脸上笑呵呵，当然，他面前也堆了不少银子，便银票也有十几张，还是上百两的。

汪玉人的出现，令年轻人一怔，他的双目一亮间，那庄家的牌又推出来了。

年轻人随手一拨，便是几十两银子押出去，他不看庄家，却转而看着汪玉人。

就在庄家掷出骰子的错刹那，年轻人右手微扬，口中低呼：“五个点。”

果然，那骰子出现了二与三。

五是自己先，庄家伸手取第一副牌。

那年轻人吃吃一笑，伸手把第三副牌摸过来，他也把牌翻在面前，嘴，杂六杂七是一副杂三牌，只不过年轻人并不在意，他仍然微笑。

真就那么巧，庄家偏是个天牌配大十，好大的一个两点都比不过年轻人的烂眼三。

年轻人又赢了，他又对汪玉人吃吃地笑。

汪玉人也笑了，她冷笑。

她也对推庄的再看一眼，微点着头。

于是，庄家又推出四副牌，且把骰子抓在手中摇。

年轻人的面前不是银子，他押了一张百两银票。

这时候围看的人也跟进了，算一算天门少说也有三百多两银子，另外两门加起来还不到二十两。

庄家一声厉吼：“离手！”

就在庄家的骰子抛出去在桌面上翻滚的时候，年轻人的右手又在虚空拨着，他口中低呼：“六个点……六……”

他的面上出现惊愣，因为暗有一股指风挟过来，指风宛如利刃，令他的腕门一痛。

桌面上的骰子不是六。

桌面上的点数是七，乃庄家先拿第一副牌。

年轻人翻开来，嘴，猴子坐板凳，好大的一个憨十。

这一把庄家通吃。

年轻人看看周围的二、三十人，他不知是何人对他下的阴手。

年轻人哈哈一声笑，他淡淡的又把一张更大面额的银票押上去了。

那是一张二百两的银票，引得众人一声呼叫。

年轻人不看四周的人，他只看庄家洗牌、叠牌与出牌。

他也看向汪玉人。

“姑娘，怎么不下呀？”

汪玉人淡淡的道：“还不到时候。”

庄家又抛出骰子了，年轻人暗中运功，右手又去拨弄那两粒跳动的骰子了。

年轻人的口中还低呼：“二家喜……二家……暗……”

他忽然收起右手，左手不停的抚摸着右腕，显然他痛得难以忍受。

但他也看到汪玉人的右手正并着食中二指。

两粒骰子稳住了，不是二点是四点。

年轻人取过牌翻开来，只见是大锤赶鹅，又是个憋十……

庄家的整八点，又是一个大通吃……

年轻人冲着汪玉人笑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赌坊的点心不错，咱们客房吃点心，完了我陪姑娘大赌一场，如何？”

汪玉人道：“赢了银子要走？”

年轻人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这点银子也算赢？哈哈……不值石某一笑……”

汪玉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好像很有钱。”

姓石的道：“我有花不完的银子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石先生，请……”

姓石的对庄家点点头，捡起桌上的银子塞入袋中便往外走去。

汪玉人与姓石的走进一间客厢中，矮胖子便也命两个侍女把吃的喝的送上来了。

汪玉人对矮胖子挥挥手，那矮胖子转身与侍女走出客厢，但是他们没走开，客房门外面。

年轻人举着一杯甜酒，对汪玉人道：“姑娘，请……”

汪玉人也举杯，却淡淡的道：“哪条道上发财？”

年轻人一笑，道：“太湖龙帮。”

汪玉人双眉一挑，道：“大门派。”

年轻人一笑，道：“你多夸了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你在龙帮的身份是……”

年轻人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暂时忝为第二把交椅吧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龙帮副帮主？”

年轻人冷冷道：“我说过那是暂时。”

汪玉人笑笑，她笑得十分好看，也十分迷人。

“我曾听过，龙帮出了一位年少人物，他率领龙帮的人船已把势力推向大江，不少小门派也倒向龙帮，这人大概就是阁下了？”

汪玉人的话甫落，年轻人已哈哈笑了。

汪玉人又道：“那么，石敬山就是阁下了？”

姓石的不笑了，他双目一亮，道：“姑娘，你是……”

汪玉人道：“如果你是石敬山，你不应该来到先施赌坊的，你的身份……”

石敬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偶尔逢场作戏罢了。”

他一顿，又道：“我是有重要大事才来上海的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重要大事？”

石敬山站起来了。

他看看外面，脸上有些发急的道：“糟，我玩得忘怀了，我有急事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你好像要走了。”

石敬山果然要走。

汪玉人一笑，道：“我说过，你赢了就要走了。”

石敬山已走到门口，他忽然回过头，道：“我会回来的，我马上就会回来的。”

汪玉人挥挥手，道：“你走吧，没有叫你不走，先施赌坊不会玩霸王赌。”

石敬山匆匆地走了。

汪玉人一声叫：“钱通！”

门外的矮胖子急忙奔进来，道：“帮主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备车，我马上回永安客栈。”

姓钱的立刻往赌坊后门奔去，汪玉人随之也往后门走，很快的一辆马车驰过来了。

汪玉人跳上车，立刻往大道上奔驰而去。

石敬山一路到了永安客栈大门，只见他急匆匆的大步走进客栈门，李掌柜已微微笑了。

“我要见的人来了没有？”

“在你房中呐，石先生。”

石敬山边走边喃喃地道：“赌得正兴，差点忘了我来上海是干什么的了。”

姓石的前面走，李掌柜紧跟上，走入二道大院中，石敬山回身抓住李掌柜一臂，道：“不用你进去了，没有呼唤，谁也不许走进我房门。”

笑了，李掌柜道：“石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不会有人听墙根，哈……”

李掌柜回身便走，往前院去了。

石敬山走到最边的大客房门外，他还十分细心的向左右院中再瞧一番，这才“呀”的一声走入房门中。

石敬山只见一个女人的背影。

那女人的身材好美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……

那女人从后窗向外看，她未回过身来。

石敬山开口了。

他的声音带着些许深沉地道：“快活帮帮主吗？”

女的便在这时候回转过身来了。

石敬山立刻愣然地道：“你……”

不错，汪玉人看着吃惊的石敬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石副帮主，坐呀！”

石敬山举步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了。

他的两支眼睛一直盯在汪玉人的脸上，就好像他要看透面前这女人似的。

他永远也看不透汪玉人这个女人，只不过石敬山看了一阵之后，他叹了一口气。

汪玉人却坐在石敬山对面，道：“先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快活帮的？”

笑笑，石敬山道：“这两年上海渔村开埠了，什么样的消息道儿都能打听到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你知道快活帮是干什么的？”

石敬山道：“快活帮虽然开客棧与賭坊，但是真正的工作是为人制造快活……”

他忽然对汪玉人低声又道：“你的人专为他入解决困难，还有一批刺客，是吗？”

汪玉人一笑，道：“你果然已打探明白了。”

石敬山道：“否则我怎么会找来？”

汪玉人道：“见你在賭桌上玩弄天罡掌力拨弄骰子，石副帮主，你也一定以掌力在牌上做了手脚，是吗？”

石敬山道：“所以我连输两把，既被看穿，我退还赢来的银子。”

汪玉人道：“不是赢的银子，是诈的银子。”

她一顿，又道：“这点银子不算什么。”

石敬山道：“你……快活帮帮主吧？”

汪玉人道：“不错！”

石敬山道：“你那手大力金刚指高明。”

汪玉人淡淡的道：“石副帮主，你还是说正题吧，凭你的武功，你需要我派杀手为你出刀？”

石敬山道：“极需要。”

“刺杀谁？”

“太湖龙帮帮主白长江。”

汪玉人双目一亮，半带惊讶地道：“你们的龙头老大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话似乎不是你应问的吧？”

汪玉人道：“毫无理由的刺杀，我是会回绝的。”

石敬山道：“你就把它当做权力斗争吧，只不过我不想叫外人以为咱们龙帮在闹窝里翻。”

汪玉人微微笑了。

她仔细的看看石敬山，道：“好，你这笔生意我接了。”

石敬山脸现喜色，他双掌互击，一副快活的样子。

快活帮果然能令人快活。

汪玉人淡淡地道：“你定个时间吧！”

石敬山道：“当然是越快越好。”

汪玉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定下时限，那是你的权利，我也会依你的时限喊价。”

石敬山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汪玉人道：“限期三天的价码，比之限期一个月的价码就相差几倍之多，你琢磨。”

石敬山道：“帮主，你开价吧！”

汪玉人道：“一个月之限白银十万两，三日之限白银五十万两，而且先收一半。”

石敬山道：“帮主，我选择一个月为限，十万两白银立刻付你。”

汪玉人笑笑，道：“限期一到，任务失败，我们的规矩会退还你二十万两白银。”

石敬山道：“行有行规，石某信得过你们。”

他从内衣袋掏出一个大皮夹子，从里面抓出一把银票，数一数正好十万两。

他相当爽快地放在汪玉人面前，又道：“帮主，你数一数。”

汪玉人没有数，因为石敬山数的时候她已看到了。

她只把银票往她的提袋中塞着，淡淡地道：“敝帮贪财。”